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二十六回 丫鬟憐月貌漏泄機關 公子觀花容安排坑塹

原來石氏與璇姑，自咸化三年五月初五日夜裡搬到皮匠張老實家中，到初八日，劉大往吳江尋覓素臣商議，等了十多日，不特素臣不到杭州，連劉大也如石沉大海，杳無音信。石氏姑嫂甚是著急，每日央著張老實去求神起數，拆字占龜。也有說為事擔擱，也有說因病淹留，也有說就有信息，也有說出月回來。紛紛雜雜，把兩人早鶻突突的哄過了一個多月。到後來率性不去占卜了，納著頭，鎮日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如泥塑一般出神呆想。到了七月十五這一日，老實作饗了祖先，備下一桌素飯，請石氏姑嫂過節。老實的妻子張媽道：「我們同宅住房的人，惟有你我男女俱無成年。沒有喜事，酒杯的兒也沒給他們看見。他們家裡時常娶親嫁女，送禮行盤，都請你我去吃過喜酒，如今這一席雖是素菜，卻也好看。劉家姑嫂兩個因大叔沒信，終日愁悶，茶飯都是懶吃，此時天氣又熱，剩下來的可不自枉掉了。我的主意，要把這三四家鄰舍請來坐坐，一來還了他們的禮，二來講講說說，替姑嫂兩個散一散心，你道好麼？」老實連點頭說：「你這主意最好。」張媽就連忙走過間壁，把這些鄰舍無非是趙大、錢二、孫三、李四的妻子，強拉了過來，一面私向石氏姑嫂說道：「原是專為你兩人買這點子素菜，到是他說，你們終日愁悶，該請幾位鄰舍來替你說些閒話散散心。」石氏、璇姑心頭有事，那裡耐煩，當不得這張媽死推活扯，只得走將出來與眾人相見。那四個鄰婦裡面，算是錢二的妻子有錢，李四的妻子有嘴。便是李四嫂先開口道：「阿哟！再不曉得大姑娘家裡藏著兩位天生的美人。早些給個信兒，叫做孀子的早瞧一眼兒，也是大娘的陰鷲。」石氏道：「大娘休得取笑。」那錢二嫂便道：「真個好標緻人兒，賽過裡邊這些姨娘姐姐，就是我那單家表妹也沒這等身分，李四嫂說的一點子也不錯哩。」石氏、璇姑有事在心，懶懶的遜了幾句。眾鄰婦坐上了席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說話，嘈嘈雜雜的。正是興頭，忽見門外一個眉清目秀紫著雙丫髻的一個小孩子，朝著屋裡嘻嘻的只自笑。只聽李四嫂嚶的一聲直立起來道：「大姐，連日怎的惱著？這會子好風也吹了仙人下凡哩！這又不是我家，說不得貴人不踏賤地，屋裡有兩個美人，你可瞧一瞧兒，怎的就不進去呢？」石氏聽說，向門外一望，只見雪白一個臉兒，在門縫裡瞧著璇姑。李四嫂早已跑到門外，一把拖住，說道：「我白磨破了嘴唇皮，怎的聲也不回我一句兒。」那姐兒總不言語，只是搖著頭，迷迷的笑。慌得眾婦女都趕出去，張媽推背，錢二嫂拉手，別的幫著扯勸。李四嫂便抱起小孩與他親著嘴兒，說道：「貴哥兒，可要豆麥餅吃？」那姐兒方始進門。石氏、璇姑只得站起身來，大家廝見。老實連忙送出一副杯箸，又向錢二嫂家借過一張竹椅，方才坐定。錢二嫂先向石氏說道：「這位大姐叫春紅姐，是大奶奶房裡第一位得用的姐姐。柴房、米房、銀庫、錢房，是處的鑰匙都是他掌管；大駝的銀子都托他稱使；各處的帳目都靠他查算。」李四嫂接過說道：「這貴哥兒是大奶奶親生的公子，別的人誰敢近他？只托這大姐照料一家大大小小裡裡外外，誰不奉承這大姐？誰敢在他跟前咳一個嗽兒？我這大姐又且生得好性格兒，每日歡大喜地，待著我們重話也不肯說一句兒。我這大姐做得一手好針線，就是裡面姨娘們一個賽一個的好花繡，都比他不上。還寫得一筆好字，看得一肚好書，打得一手好算盤，猜得一口好燈謎。知機著竅，見景生情。與大爺大奶奶就似合穿著褲兒，相好到沒開交兒。」張媽道：「孀子們只顧說著話，也替我勸大姐吃杯酒兒。」李四嫂笑道：「我只見著他心裡就喜歡，把酒都忘記了。大姐，你可於了那一杯，我好來斟。大姐。」那春紅待說不說的道：「我實是吃不得。這幾日不知怎麼，心裡煩，茶飯都懶待吃。裡頭作饗，我只呷了一杯酒，是樣都給小蓮吃了。這兩位是那裡人，幾時來的？生得好模樣兒。這位更是齊整，像還沒出門哩！我常在這門口過，怎通不見一些影兒？」李四嫂道：「這位劉大娘是張大娘的孀子，這位璇姑娘是張大娘的姑娘，還是個閨女哩！他兩位來得久了，因心裡有事，總沒出房；張大娘又是古執的人，我們也沒敢來聒噪。今日大家都有節事，卻被張大娘請得認真，才來擾他，才得見這般美人。劉大娘方才還說我取笑哩，如今連大姐也稱贊，可知是真的了。你還沒有知道哩，就是上等畫的人兒，他也不肯輕易說他一聲好；盡說好時，誰敢再說個不好？這就是瞎眼婆子只好打人孤老院去了。」

李四嫂正在嘈雜，只見一個小丫鬟跑得氣喘吁吁的，往門裡一張，喊道：「大姐原來在這裡，我那一處不尋到，快些進去罷，大爺要你去哩，快些罷！大姐，好大姐！」春紅噙的啐了一聲道：「你看這個樣兒，可是反了兵馬渡過江來嗎，也沒這個樣兒！」那小丫鬟揩拭著臉上唾沫道：「那裡是反了兵馬？是大爺等著出門，說是天熱，要換單衫袍子哩！你只是坐著不肯去？」春紅道：「你先去罷，不要裝那腔兒。你說我也進來了。」那小丫鬟如何敢去，春紅道：「我還要問問這位姑娘的話兒，你哭喪著臉兒怎的，你可也瞧過這樣好美人兒？」那丫鬟真個仰著面，把璇姑孜孜的呆看，慌得張媽沒做理會，只得功道：「大姐，不是我不會做人，大爺的性子好不利害，你又不肯吃點子東西，你和哥兒進去一進去，停會再和我家璇姑娘攀話罷。」春紅笑道：「這倒也不怕他，他有性子便怎的，人在牆門裡坐坐，怕跑了街上去出著他的丑嗎？」李四嫂笑將起來道：「好大姐，你這般玉人兒，你只不肯上街，你還說是出丑麼！那些大官府家的太太奶奶都不敢見人了。張大娘，你是不知道，他大爺的性子利害，可知這大姐的性子尊貴多哩，他見我們以下人兒，他倒和氣，肯下意兒和哄著說笑；他大爺容易要他一個笑臉兒倒是難哩！他也是與這大姑娘有緣，一見面就要與他敘個情兒；等閒大鄉紳家姨娘小姐，他還不肯和他甜甜的說句話哩！」

四嫂正在奉承，只見外面又跑進一個丫鬟來，墓地看見璇姑，呆了呆，便罵著那小丫鬟道：「有你這丫頭！大爺那樣發急，你還在這裡聽說閒話，快進去捱馬鞭子罷！」小丫鬟慌得哭起來道：「我什麼不催，大姐總不動身。」春紅斜睨了一眼道：「就總推在我身上，我自愛說句話兒。玉梅妹，那單衫袍子折在裡間第七隻箱子上描金皮箱裡。你也在房裡的，須不比小蓮，吃飯還不知饑飽，什麼就不記得了？總要支使著我！」那玉梅忙陪笑臉道：「好大姐，是我說錯了。我也知道，只是沒有鑰匙。大姐，你不進去也罷，卻只苦了小蓮，省了他一頓鞭子罷。」春紅懶懶的立起身來，抱過貴哥兒道：「也罷，我進去了再來。」玉梅、小蓮歡天喜地簇擁而去。正是：

積寵成驕，積驕成貴。處士盜名，鄙夫竊位。

春紅等剛跨進房，連公子便把小蓮劈面一掌，被春紅一隔，說道：「做什麼便打他？」大奶奶道：「春紅，你也忒沒要緊，小蓮來尋你，你也就進來罷了。」春紅笑道：「哥兒要往大巷裡頑去，走到張老實家門口，只見裡邊兩個女人生得好模樣兒，一個年紀小些的更是齊整，我心裡愛他。」那大奶奶瞅了春紅一眼道：「你快去尋紗衣罷，有許多閒話。」春紅噙了一聲，慌忙放下貴哥，自向後房去了。這公子就如熱石頭螞蟻，在房裡團團的只顧打旋。春紅拿著紗袍出來，笑道：「好性急的爺，只今日是好日嗎？」那公子不及回言，披衣而去。大奶奶埋怨春紅道：「你這張嘴，生來是這樣廠的，我可也掩得你住？你看大爺聽著你說話，喜得他那樣兒，那魂靈兒已飛了出去了。你見他打旋，你說是為出門去這樣性急？我倒猜著他到張老實家去會那好模樣的人兒。你就天生這張好廠嘴兒也！」這句話把春紅更說呆了，懊悔不迭道：「我怎生這一張廠嘴兒，總為那一個生得可愛，把心就昏了。大奶奶，我看那個女子相貌端莊，性氣高傲，不是容易上鉤的魚兒。」大奶奶道：「你到說得好風涼話兒。你大爺的鬼見識兒，還是數得出來的麼？更有那攀著臀、撮著屁梯己的人兒，你不肯上鉤，他沒有大大的網兒，攔著河來撒你的嗎？」春紅道：「大爺真個把網撒下去，春紅幫著大奶奶把磚兒瓦兒瓶兒罐兒雪片的打下去，包管擦破了網兒，趕掉那魚兒，他也只索提著空網兒走罷了。」春紅自與大奶奶商議，公子卻如飛跑到張老實家，在門縫裡大驚打怪的張看。裡面那些鄰婦只顧張家長李家短，夾七夾八的亂嘈，張媽只顧勸著吃酒吃菜，石氏璇姑只顧出神呆坐，由這公子窺覷，竟沒一人瞧見。直到眾人將及起身，公子方才進去，劈面撞著春紅，迷迷的笑著說道：「大爺沒去拜客麼，在那裡來？」公子並不回言，直奔鳳姨房中去了。

這公子名叫連城，頗有才貌，性極慷慨。父親連世，現任兵部尚書；母親和氏，隨任在京。因家中產業甚多，留他在家掌管，卻不耐煩這些收租放債事情，惟好煉丹採戰，覓柳尋花。虧得正妻劉氏，強幹有才，把持家事。正妻之外尚有三妾。這鳳姨姓單，名喚鳳迎，父親單財，是仁和縣中仵作，因合錢二嫂有親，鳳迎時常來往，見公子垂涎其女，暗令通姦，潛行捕捉，詐了一主大

財，然後嫁至府中，做了第二房的姬妾，家中俱呼為二姨，生得瘦小身材，心靈性巧，因大奶奶頗有醋意，拘管防閒，不能任聽公子作為，他就翻轉樣兒，不做醞醋，卻做錫糖，專一迎奉公子，替他出些鬼計，奸騙外邊女子。公子愛之如同掌上之珠，爪中之肉，憑著大奶奶這般風力，一月之內定要在鳳姨房中睡著三夜五夜。鳳姨見有功效，一發貼心貼意，替他畫策設謀。這日公子走進房中，一口就把璇姑之事說知，鳳姨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是在你家牆門內的人，怕他飛到那裡去？只不要使大奶奶和春紅知道，包你成事便了。」公子連忙抱在懷裡，急求定計，說今晚就要謝媒。鳳姨迷花眼笑，勾著公子的頭兒說道：「天下事有了銀子沒有做不來的，只消叫張老實到一秘密所在，許他些銀子，叫他做牽頭，或是與那女子明說，或是暗中照應，只要弄得上手，便是果然貞烈的人也只索順從了。卻不可使春紅知道。」公子道：「果是妙計，但張老實本分的人，從不肯做虛囂的事，故此人都叫他張老實，就叫出了名。他如何肯做牽頭呢？」鳳姨笑道：「大爺怎這樣沒見識，隨著他是個老實人，見了銀子就不老實起來了。你率性和他直說，做得成給你許多銀子，如今先給你許多，若不肯做，就送你到官，打你許多板子，連夜趕出屋去，叫你合妻子露天去睡覺。他漆黑的眼珠見了雪白的銀子，又怕沒屋住，又怕捱板子，又想著後頭的許多銀子，他還肯老實不依你嗎？只要春紅不知，大奶奶就無從知道，這女子就穩穩上鉤。這就是你女兒一點子孝敬。」這幾句話喜得公子心花都開了，把嘴連連親著道：「我的心肝，你怎便有這些意智！我若出兵時，築壇拜將，定要封你做個軍師哩。」說罷放起鳳姨，慌忙走出房來。恰好撞著春紅，瞅著眼道：「大爺你出去拜客是幾時回來的？這會子晚了，怕夜涼，換去了單衫罷。」公子忙道：「我這會正熱得慌，方才忘記拿扇子，如今還要出去哩！」春紅笑道：「白日裡就講鬼話，現拿著湘妃骨兒扇子去的，敢是忘記在那一個房裡也怎的。」公子已走過花廳，搖著頭道：「正是忘記在書房裡，如今就去。」春紅再要說時，連身影俱不見了。春紅暗忖：大奶奶真好神猜，你看他那樣兒，赤緊的幹那繭兒去也。

公子走出花廳，向夾巷裡抄過花園中來。那花園與這邊住宅是一樣兩所大房，這邊房子靠西，前後共有七進。那邊房子靠東，只得四進，後面三進基場，便做一個小小花園。這邊前開大門，對著大街，後開水門，通著城河；那邊前後俱是圍牆，兩邊各不相通，中間夾一長巷，只第三進長巷中間開一角門，通過東邊去的。這公子因好外道，供養著些不三不四的道士在內講究爐火之事，只許男人進去服事，丫鬟僕婦除做鼎器以外，腳尖兒也不敢跨進一個去。這日公子因鳳姨囑咐怕走漏消息，故此走到東邊來，不去驚動道士，自在前邊一間密室坐下，著一個小廝去把張老實叫將來，悄悄的把鳳姨所教之言從頭至尾說一個明白，在袖裡摸出十兩一錠雪花也似放著光的銀子，說道：「事成之後，再找九錠。」嚇得那張老實啞口無言，半晌出了神去。公子喝道：「你休裝聾做啞，肯依則依，如不肯依，立刻押你去捱板子，攆你出門了。」張老實一則怕出屋受刑，二則從沒見過這般銀子，果如鳳姨所料，把良心嚇過一邊，說道：「銀子是不敢要的，小的回去與老婆商議停當，來回覆大爺罷了。」公子大喜道：「這事成了，不特所許九十兩銀分毫不少，將來還要著實看顧你哩！只是明日就要給我回信。這銀子你可收去，不可推卻。」老實連忙答應，收了銀子來家，悄悄與妻子說知。張媽甚是埋冤，老實道：「我原不肯應承，公子說要送官，今日就趕我們出屋，又要把你去拶拶子，你說當得起嗎？」張媽也是害怕，卻見老實拿出一錠銀子，吃了一驚道：「怎銀子有這樣大的？我眼裡從沒見過。這是給那一個的？」老實道：「這是公子賞我的，事成之後還有這樣大的九錠，還要另眼看顧我們，許多好處在後頭哩！」張媽變愁為喜，笑著說道：「這便顧不得許多了。只是如今怎樣去說騙他呢？」

夫妻兩個捏緊了那錠銀子出神，搗鬼了一會，總沒計較。張媽道：「且藏好了銀子，拿夜飯他們吃了，和你到床上去再想。」於是忙忙的拿了夜飯，送到石氏屋裡，想要說些什麼又沒處說起，只是呆立。石氏道：「姆媽請便，我們吃過，收到灶上來罷。」張媽只得出來。直到上床，兩人爬在一頭睡了，細細商量。老實忽然想著主意，張媽連忙根問，老實又道：「不妥，不妥。」張媽道：「我倒有主意了。」老實正待問時，張媽連連搖頭道：「也不好，也不好。」直到更餘，老實方歡喜道：「這是極妥的了，明日你就騙他姑嫂兩個進去拜見大奶奶，再不就說大奶奶叫進去，料他不敢違拗。我自與公子說知，在二門裡候著，搶到花園裡成親。你說好麼？」張媽道：「幾日前，我曾勸他裡邊去見見大奶奶，往各房走走，散散心，他們把頭幾乎搖落。況且裡邊人多口雜，白日裡拖拖扯扯，鬧得大奶奶知道，不是耍子。我如今真有一條好計了。」老實忙問何計，張媽道：「你便出門去了，借宿在親眷家，我便推著害怕，要劉孀子來相伴，教公子預先伏在灶下，等他自到璇姑娘屋裡去。他見公子這樣風流年少，敢也肯了。」老實大喜道：「真是妙計！他就不肯，男子漢的力量，璇妹可是拗得過的？到弄上了手，生米煮成熟飯，公子有的是銀子，璇妹也是沒見過大銀子的，怕不情願？我們這一錠銀就得的穩了。」張媽笑將起來道：「可是我的主意好呢！我成日聽見裡邊殺豬宰羊，哥兒姐兒吃得滿嘴的油。我和你好的時候，過冬過年也只買得半斤四兩的豬肉，這羊肉總沒有嘗著他是啥仔味道。如今有了銀子，要你買一斤羊肉，蘸著蔥醬，和你吃一個快活，」老實道：「我和你還是做親時節做的綿褲，才穿了兩年就當折了，至今沒有傍著棉褲的影兒。這事若成了，我還要再買兩條藍青布棉褲，大家受用哩。」張媽道：「這更好了，將來銀子多了，每日買他兩塊豆腐，多著些油，和你肥肥嘴兒。我和你四五十歲的人了，又沒有男女，有了銀子還不受用受用，真是個癡子了。」老實道：「休說後來許多看顧，只有了他後手九錠銀子，也不愁沒男女了，拚著一錠大銀，討一個有癩痢丫頭，生得一男半女，我與你老來都有靠了。」

這張媽正在歡天喜地，忽聞此言，發極起來，罵道：「你這老失時！老短命！我嫁到你家替你燒茶煮飯，洗衣刮裳，鋪床掃地，搗米舂糧，一日到晚手忙腳亂，略空閒些，還幫你上兩隻鞋兒。這樣辛苦，可曾嘗著你半斤四兩魚兒肉兒，有一頓沒一頓的捱饑忍餓。到如今，還是我出了主意賺來的銀子，你就要討起小老婆來，你叫人心裡疼也不疼！你這天殺的比那強盜的心腸還狠著三分！我好苦也，我好苦也！」張老實急急辯說道：「不要哭，隔壁的人聽見了不是耍子。我和你說笑話哩，誰要討小老婆就是活烏龜！」張媽那裡信他，只是嗚嗚的哭。石氏與璇姑晚上洗了腳，因剪雞眼及腳指甲，還未去睡，聽著老實夫妻唧唧噥噥，卻也不在心上。這石氏腳上一個雞眼老了，再剪不下，想起中間屋裡切皮的刀兒甚是快利，要拿來拿，他因光著孤拐，出來摸那皮刀，只聽見張媽說幫賺銀子就要討小的話，老大疑心，要聽他個下落，忽聽張媽出聲啼哭，老實又說隔壁人聽的話，就悄悄的提著刀進來，自與璇姑猜想。這老實只得再四苦勸，連罰毒誓，又爬上身去，把腰間掛的棉花條兒死推活塞在張媽陰戶之內，陪了一會子不是，張媽方才住哭。老實拿著一塊破布頭，正在張媽下邊揩拭，忽然的身子直坐起來，失聲道：「不好了！」手裡布頭便直抹到張媽嘴唇邊來。正是：

飽暖尚除先縱欲，歡娛初罷忽成驚。

總評：

斷筆之妙詳見總論，讀者細意體之，茲不復贅。

文章吃緊處，全在出筆入筆，稍一呆直便如堆木排砌土壘，無生趣矣。此回入連城之窺璇姑，則先以春紅之窺璇姑入；春紅之窺璇姑則先以小孩子朝屋嬉笑。委婉空靈如蠶絲蛛網、電影燈光，入筆至此乃為靈妙。

文章最忌突然直入。連城之窺璇姑至於出神，妙在先之以李四嫂、錢二嫂、春紅、小丫鬟、玉梅，見者無不色動神飛，而後連城之出神乃不嫌於突，乃不如登徒子輩略見一裙一袖便出神搗鬼，如《西廂記》所云：「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冤業也。」

寫春紅驕貴，雖使虎頭復生亦無以過，其頰上三毛則以一「氣」字盡之。大奶奶之埋冤，春紅之兩答；鳳姨之划策，春紅之屢笑。已將後文線索提拿在手，讀者於此會心，思已過半矣。

老實夫妻自想吃羊肉至做棉褲、豆腐多著油，雕刻極矣。尤妙在癩痢丫頭一語，變喜為哀，全換一機花色，乃為想入非非。